

## 格物致知

## 从百年《背影》看当代亲情守望

◎徐丙奇(南京)

100年前,散文大家朱自清写下的回忆性纪实抒情美文《背影》,定格了民国南京浦口火车站,父亲攀爬月台买橘子给他的动人一幕。这一帧家庭的历史瞬间,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感人的画面之一,被称为“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”。

《背影》是反自卑很高的散文名篇,深受一代又一代国人的喜欢和欣赏。这篇短短千余字的散文,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华丽辞藻,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,具有直击人们心底最柔软处的恒久力量,在于其近乎白描、质朴无华的艺术表达中,传达出一种坚韧、温馨、厚重的父爱,引发了国人血脉中最深沉的集体性情共鸣。

朱自清生活的民国时代,是“欧风美雨”集束东来,中西文化激荡融合、新旧思想交替更替的历史大动荡、大变革时期。朱自清所在的家庭及其亲情关系,在时代洪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。应当看到《背影》背后的真实家庭亲情关系

## 珍瓷雅韵

掌中犹可重  
手下莫言轻

◎陈益(昆山)

唐代诗人朱湾的诗句:“采采应缘白,钻心不为名。掌中犹可重,手下莫言轻。有对唯求敌,无私直任争。君看一掷后,当取擅场声。”(《咏双陆骰子》)生动地描绘了双陆棋博弈的情景,被誉为最早咏叹双陆棋的诗。双陆棋,相传是在印度传人的波罗塞戏基础上,由曹植糅合六博的特点创设的。棋子移动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,最先将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,可获胜。双陆在清代后期消亡,此后罕有人知。最近,我在瓷器收藏家翟黄棘那里,见识了对一对清光绪青花双陆棋子,开了眼界。“掌中犹可重,手下莫言轻”一句,有着双重含义。一是可以理解为双方博弈,落子不能随意;二是瓷棋易碎,握在掌中,要小心轻放。



“双陆”作为一种博弈性质的游戏,在华夏大地风行了一千五百多年。古人的诗书中曾有不少描写。比如《金瓶梅》崇祯本第一回就写道,西门庆“自父母亡后,专一在外眠花宿柳,惹草招风,学得些好拳棒,又会赌博,双陆象棋,抹牌道字,无不通晓。”其实在《金瓶梅》一书中,不仅西门庆喜好双陆,其他人也喜好双陆。双陆是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,当时很流行。

中国最早的类书《艺文类聚》“巧艺部”里,写有“围棋”“弹棋”“博(围棋)”等项目。在中华文化史上,围棋是第一个出现的博弈工具。稍后出现了“弹棋”,《世说新语》中有记载“弹棋始自魏”,而且专门注明此棋为“官内载查戏也”。意思是说,“弹棋”是为官中女性设计的游戏,当然男性也可以参与。我们从“弹棋始自魏”可以看出,“弹棋”并不是“围棋”,而是一种新兴的博弈工具。《艺文类聚》在“弹棋”条里引用曹植时《广《弹棋》》,描述其“列数二六,取象官军”。“二六”一词,显然与“双陆棋”的双方各持六枚棋子相关,与围棋的棋子数截然不同。双陆最早很可能是从皇宫内廷开始的,《新唐书·狄仁杰传》记载武则天与狄仁杰对话,“召谓曰:‘朕数梦双陆不胜,何也?’于是,仁杰与王方庆俱在,二人同辞对曰:‘双陆不胜,无子也。天其意者以假陛下乎!’”(《旧唐书·后妃上》)记韦皇后“引武三思入宫中,升御床,与后双陆,帝为点筹”。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双陆在皇室的流行状况。在唐代,双陆是一种比围棋更更新的博弈器具,行为流行时尚。

翟黄棘先生告诉我,他收藏的这一对双陆棋子,因为形态如铃似尊,所以瓷器界称之为“铃尊棋”。以青花图案描绘王羲之爱鹅的故事,巧妙地借助双陆棋子,显现了古代文人优雅的生活方式。王羲之爱鹅,其实是为了观察鹅的动态,因为鹅优美的形体、行姿,对他的执笔和运笔方法,以及书法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。书法家师法自然的精神,为人们所推崇。

王羲之爱鹅的故事历来流传颇广,民间有很多版本。其一说,会稽有一个老妇人,家里养了一只白鹅,叫声十分好听,王羲之很想买下来,可是老妇人不愿意,王羲之就邀请亲朋好友前去观赏。老妇人听说后,把家里家外打扫一番,并准备食物款待王羲之,一时找不到什么好东西,于是把家中唯一的白鸭杀了,请王羲之品尝。王羲之一听,当场愣住了。其二说,山阴县玉皇观有个老道士,喜欢养鹅,王羲之听说后前去观看,很喜欢,想买下这些鹅。道士说:“你只要给我写一篇《道德经》,我就将这些鹅悉数相赠。”王羲之欣然答应,抄写了《道德经》,高兴兴地用着鸭子煮着鹅走了。

我所看到的这一对清光绪青花双陆棋子上图案,描绘的是一个老耆抱来大白鹅请王羲之欣赏的情景,人物形象活泼生动,所讲述的,显然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。

投稿邮箱:jsjb2025@163.com

## 一路风景

## 古银杏下的背影

◎张伟斌(南京)

严格意义上而言,十二月初的南京,应该是冬天了。这是一个周日,我们几位诗友,依旧在寻找南京的秋天,寻找南京古银杏的秋天。

浦口古惠济寺有三棵1500年历史的银杏树,我们午后赶去时,车堵远停,步行绕了好久,才看到银杏树。寺庙前的广场上,游人如织,纷纷驻足,树哥靓女,扶老携幼,人群之众,堪比飘落的银杏树叶。三棵古银杏树中,“雷击复苏”的叶子已几乎落尽,“千年垂乳”和“撑天覆地”两棵大树,叶色明黄,纷纷洒洒,铺天盖地,如同秋冬离散的阳光。

我并不喜欢这三个过于直白的名字。远远的,饱经苦难的古木外形,并非常规伸展的模样,我将他们分别比作:一件斑驳的衣衫,枪炮之后依旧顶天的城墙,凝固在空气中的闪电。这三棵银杏杏,如同南京城的背影,能代表这座城市过往飘零的辉煌;银杏树冠,有无数黑色的枝干,粗壮且豪放,伸向蓝色的天空,如同正在书写南京沧桑的历史。

下午三点,我们开车去南京城西边的星甸,那里的华严寺也有一棵古银杏,我们想看看其与古惠济寺的银杏树有何异同。华严寺最初建于北宋年间,坐落在星甸镇东面的土丘之上。土丘曾出土夹纻红陶片等文物,为周文化历史遗址。华严寺很小,仅几间平房围成,寺门向西,四周树木森然,环境清幽,不像古惠济寺那么热闹,诗人们心境有所放松。

华严寺南有侧门,南门外便是那棵银杏树,远比周围的树木高大,枝干伸展如凤凰展翅,飘逸洒脱,像是一位古装美男。只是叶子大多已飘零,落满地面,一部分叶片保持着金黄的色泽,以及完整的扇形;另一部分叶片,被游人足迹踏成了厚厚一层碎金。

诗人们有些失望,吟诵几句,便围坐在银杏树东侧的长条木桌边,开始打牌。他们要依约等待姗姗来迟的诗人晓田,人到齐后,好去下一个目的地。银杏树四周,横躺或竖立着一些怪石,怪石之外围有圆形水泥栏杆。树洞里还有信徒供奉的小佛像,游人可触摸到树干,倍感亲切,这一点比古惠济寺强。

“这棵古银杏生长了多少年?”诗人阿玮并没有刻意问我,“有两种说法,‘趴在怪石上玩耍的一个小男孩主动搭腔回话’,‘第一批专家考证是500年,第二批专家考证是1500年,后来平均了一下算是1000年。’”这树木的年龄也能平均?“我有些奇怪地笑道,“阿玮你与男孩平均一下,就是两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对话……”我无法查为男孩所言真偽,但确实看到寺院墙壁上的介绍纸称其为“1500年银杏”,网上也查到有“500年”的说法。

小男孩热心地带我们去看银杏树根南侧的树洞:洞中有风吹出,阵阵清凉,像是大树在呼吸。这呼吸均匀且有力,完全不像一个年纪已数百上千的老者。

同行的诗人雷默先前行说,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,后世寺庙多种有菩提树;佛教传至中国,因气候原因,中国的僧人们种菩提树很难成活,于是改种可长久存活的银杏,如今中国的许多名刹古寺都有银杏树。

华严寺初建于北宋,如此推测,这棵古银杏极有可能是千年古木!阿玮查到较权威网站上“树龄约1000年”的说法,验证了雷默的论断。进一步大胆猜测:华严寺距古惠济寺10公里不到,华严寺这棵银杏,极有可能是惠济寺那三棵银杏500岁时的一颗种子……

诗人打牌之处向东,是两个由巨大水泥管改造成的咖啡馆。我和阿玮登上咖啡馆屋顶的平台,认真拍了一张诗人们打牌的照片。照片之中:端坐的诗人,西向两人,东向四人,四人打牌,二人观战;夕阳从远处照来,透过银杏树繁杂的枝干,斑驳的光照耀着四人的背影,也照耀着两人的面容,参与牌局的人倍感温暖,神情也更生动。拍照之后,一片金黄的叶子,大抵是银杏树上最后一片叶子,缓缓地落至零乱的纸牌上,似是要干预桌面上的战争。

诗人晓田尚未到来,她曾经在诗中写道:大树是有眼睛的,但没有嘴巴,所以大树有委屈,会流泪,但不会说话……假如华严寺这棵银杏树有眼睛,它看到的应是四位诗人瞬间的背影,我和阿玮都对井拍到的,是老妻他们两人瞬间的背影,连同古银杏的背影,500年或1000年的背影,以及夕阳的背影。

## 南山写意

◎黄晓平(南京)

一提起镇江,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千年古寺金山寺,还会想到凄美的爱情故事“白蛇传”。其实,镇江还有一处低着而独具魅力的旅游胜地——南山。

烈日炎炎,我们从南京驱车前往南山。车出中山门,驶上宽敞的沪宁高速,不过六十公里路程,便沿着镇江高速出口,经过一条笔直的李徐大道,左拐进入曲径通幽的竹林小径,一会儿工夫,便来到了南山北大门“城市山林”的牌坊前。当城市的钢筋混凝土被西太平洋的热浪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,镇江南山却将盛夏的蝉鸣谱成了一曲清凉小令。这座被六朝烟雨浸润的城市山林,此刻正化身自然的避暑胜地,竹林似一根根翡翠般的冰柱,溪水似流动的冰块,连山风都裹挟着薄荷味的清凉。南山用它特有的天然禀赋,为每一个逃离热浪的都市人打造了一方清凉宜人的世外桃源。

我们抵达南山北大门的时候,正赶上晨练的人群从山上下来。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,大步流星,有的浑身湿透,不断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水;有的意犹未尽,还在和同伴比画着拳脚的套路。还有几位挑着担子的农妇,有说有笑地从山上下来,两头的竹筐里装满了茄子、青椒、西红柿,上面沾着露水,十分诱人。我忍不住问她们:“你们现在去菜市场,不嫌晚吗?”她们其中一位用地道的镇江方言告诉我:“我们不是去菜市场,我们是专门给人家饭店送的。”

午后,我们前往招隐风景区。早就听说景区内的飞云阁堪称绝妙,百闻不如一见,这座八边形重檐攒尖顶的三层楼阁,覆以青黑色瓦,尽显江南园林的婉约清秀,置身于山林之中,像是一座悬空的观景台。从远处看,檐角挑起的不是寻常的山岚流云,而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山林绿浪。登临塔身,山风扑面,阵阵松香沁入肺腑,我们忍不住张开嘴巴,大口大口地吸入这大自然的恩赐。合着风声的节奏,远眺山林与云天的对话,瞬息万变,分不出哪儿是边,哪儿是界,整个人仿佛融入了这物我合一的无穷美妙之中。

进入文苑景区,牡丹园悄然映入眼帘。虽值盛夏牡丹芳香已散,然垂丝玉缕的碧柳依然临水轻拂。柳下的蜿蜒的清溪,三五只白鹅引颈拨动一泓碧水,优雅的曲项间尽显高贵的姿态。沿着青石板小路继续往前走,迎面飘来幽幽的墨香,这便是承载千年文脉的学林轩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许浑的《谢亭送别》雕版和《康熙字典》壁画等,皆在此间静静诉说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在学林轩前往竹林的幽小径上,雕龙池与知音亭相连接一体,池底泉眼咕嘟作响,水面漾起丝丝涟漪。裹挟着湿润水汽的穿堂风拂面而来,带来直抵心扉的宁静与惬意。

穿过雕龙池,循着石板小路踽踽前行,眼前突然明亮了起来:深藏南山的竹林禅寺到了。康熙皇帝曾南巡到此,留下无数的墨宝,使其成为江南罕见的皇家佛刹。不同于传统皇家寺院的金碧辉煌,竹林禅寺始终保持着江南禅寺的清雅风骨,青灰色的殿宇依山势错落,黛瓦与修竹交相辉映,飞檐斗拱中闪现出宋明遗风。待到柳枝饱蘸春色,八公湖水库的整片水域便成了粉紫调色盘,或黄或绿,或紫或蓝,色彩在水波中弥漫、荡漾,将天地间的万物尽数化作凝固的斑斓。

此行的最后一站便是南山脚下的茶林研究所了。在这里,你不仅可以欣赏到采茶女优雅的茶艺,还可以亲手烘焙、制作两罐南山翠芽,将山涧清风与缕缕茶香一同封存。这份限定版的山野馈赠,定会为你此次惬意舒畅的热情奔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的内心矛盾、纠结与挣扎。

正是这些矛盾与挣扎,让《背影》超越了普通的亲情叙事。《背影》的创作,可以说是以散文的、文学的方式,对父子亲情关系的成功的、美丽的救赎。也可以说,《背影》是朱自清写给父亲的一封信,字里行间既有对父亲的无声谅解和慨叹,也蕴含着他对传统父权的理性反思。关键是,他的父亲读懂了。朱自清通过《背影》,修复了一段充满创伤的父子关系,达成了渡尽劫波后沉淀出的理解与释然,最终化为温暖一代代国人的方关于父子亲情的精神家园。

今天,现代化、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当代中国。百年之前,社会巨变中的朱自清面临着父子亲情关系的矛盾纠结。今天,在新的历史浪潮中,包括家庭亲情在内的的人的情感关系总体,也在发生着新的变迁。比如,随着经济不断发展,一些家庭对财产的关注升温,亲情

在财产冲突中遭遇冲击。再如,由于处于各阶段教育形态的家庭都被裹挟到教育“内卷”里,父子、母子因学业等问题造成的矛盾冲突已屡见不鲜,几成一种现象级社会问题。那么,社会演进下的父子关系等亲情问题,如何处理和调谐好,就成为一道现实必答题。而我们的文学,又该在破解这个重要问题中,担当怎样的角色,起到怎样的作用,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,介入、干预并推动问题的解决,都是需要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思考并有所作为的。

我想,努力的方向和目标,至少应该有,描绘包括父子亲情在内的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的挣扎与异化,展现这个进程中的亲情关系创伤,为当代社会提供反思维度。以文学方式、人文视角警醒人们,守望、捍卫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,构建更具温度、更具效度的亲情联结的家庭生态和社会生态。

## 长寿之乡的早餐

◎张健(如皋)

多调料取胜。如皋人深明“早饭如进补”之理,懂得通过一餐早饭来调养身心,为一日之劳作奠定基础。

反观现代都市生活,多人因忙碌而忽略了早餐的重要性,或以一杯咖啡,一片面包草草了事,或干脆空腹出门。久而久之,身体岂能提出抗议?生活节奏可以调节,时间可以安排,健康却不该被牺牲。

如皋的早餐,也是一种生活哲学。这里的人懂得“欲速则不达”的道理,明白身体健康才是根本。他们愿意为了吃一顿好早餐而早起半小时,愿意为了品味食物而放慢脚步,愿意为了与人交流而延长用餐时间。这种态度,何尝不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尊重?

在如皋早餐店,你能看到长者的智慧、中年人的沉稳、年轻人的活力,也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温情,以及人们对食物的敬畏,对生活的热爱。一餐早饭,吃出了养生,吃出了健康,吃出了长寿,更吃出了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。

## 古镇蒋坝的“魂”

◎祖鹏(南京)

守护着下游万千生灵的安宁。

到了蒋坝镇,一定要去三河闸看看,在古镇游玩结束后,我们便驱车到三河闸水利风景区。三河闸始建于1952年,长度在国内首屈一指,三河闸是一道淮河洪泽湖入江水道的控制闸口,是对淮河极其重要的水利工程。景区门口的铁牛,早已没了当年的姿态,在风中静卧,锈迹斑斑的身上是那段渡湖壮国历史最沉默的注脚。它曾目睹过无数救亡官员焦急的身影,也聆听过无数河工夯土时沉闷的号子。

傍晚时分,最适合走上大坝。一侧是烟波浩渺的洪泽湖,夕阳将万顷碧波染成金红;另一侧是安静的老镇,炊烟袅袅,华灯初上。这一刻,你会明白,蒋坝的迷人之处,正在于这种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日常交织出的独特质感。它不言语,却用一道坝、一条街、一碗鱼汤,讲尽了人与水相依的千年故事,而“坝”亦是古镇蒋坝“魂”之所在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江苏泗洪人,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发表在《扬子晚报》等报刊。

## 往事随风

## 听雨

◎卢耀东(宿迁)

檐上雨声淅淅沥沥,像从远古飘来的梵音,轻轻叩打着窗棂。我独坐窗前,看雨丝在玻璃上蜿蜒流淌,仿佛时光的泪痕。窗外,梧桐叶在雨中翻飞,像极了那些无法安放记忆。雨雾蒙蒙中,这个世界忽然变得如此安静,只剩下雨声在耳畔低语,将我的思绪带回那些被雨水浸透的岁月。

记忆最深处,是那个滂沱的雨季。那年我十六岁,正值青春叛逆的年纪,却在那场雨中突然长大。小村被提前降临的黑暗完全吞噬,家家户门紧闭,唯有我家堂屋里那盏昏黄的灯泡,还在倔强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灯光透过窗纸,在院子上的水洼里投下斑驳的影子,随即又被倾泻的雨幕打得粉碎。

闪电像一条条银蛇,疯狂地撕扯着夜幕。每一声惊雷炸响,奶奶就会发出长长的叹息。母亲坐在我门槛上,目光死死盯着巷口的方向,手中的针线活已停下多时。我和弟弟挤在窗边,看着外面如瀑布般倾泻的雨水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揪着。

“要是中午不让她去就好了……”母亲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。

是啊,要是中午不去就好了。可人生哪有那么多“要是”。记得中午时分,天空只是飘着细密的雨丝,妹妹还笑着说:“这正是虾儿返潮的好时候,我去多捕些,给哥哥们凑够这个月的零花钱。”她利索地穿上雨衣,戴上斗笠,那双明亮的眼睛在雨幕中格外清澈。

妹妹比我小七岁,在我们兄妹三人中排行最小。当年,在我考上县里的高中,弟弟考上师范学校时,这个本不富裕的家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就在父母愁眉不展时,刚上初一的妹妹主动提出了退学。

“我成绩本来就不如哥哥们好,”她故作轻松地说,“再说,我也不是读书的料,将来好好学手艺。”

我可以知道,这不是实话。妹妹的书桌上,至今还整齐地摆放着她的课本,每一本的书角都被摩挲得发白。她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,想考上北京的大学,想去看看课本里描述的天安门。退学的前一晚,我听见她房间里传来压抑的啜泣声,推门进去时,看见她把头深深埋在被子里,枕头已经湿透了一大片。

第二天天不亮,她就起床生火做饭,脸上挂着比朝阳还要灿烂的笑容。从那以后,她就像个真正的农家女,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洗衣做饭,捕鱼捉虾。她学得很快,不到半年,就已经是村里数得上的好手了。

我家紧邻成子湖,捕虾是重要的生计来源。妹妹很快就掌握了虾的习性,知道什么季节虾最肥美,什么天气虾会返潮。捕到虾,她都会把卖虾的钱分成三份,一份给家里,两份悄悄塞给我和弟弟。每次我要推辞,她总会板起小脸:“哥哥

的财产冲突中遭遇冲击。再如,由于处于各阶段教育形态的家庭都被裹挟到教育“内卷”里,父子、母子因学业等问题造成的矛盾冲突已屡见不鲜,几成一种现象级社会问题。那么,社会演进下的父子关系等亲情问题,如何处理和调谐好,就成为一道现实必答题。而我们的文学,又该在破解这个重要问题中,担当怎样的角色,起到怎样的作用,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,介入、干预并推动问题的解决,都是需要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思考并有所作为的。

我想,努力的方向和目标,至少应该有,描绘包括父子亲情在内的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的挣扎与异化,展现这个进程中的亲情关系创伤,为当代社会提供反思维度。以文学方式、人文视角警醒人们,守望、捍卫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,构建更具温度、更具效度的亲情联结的家庭生态和社会生态。

如皋的早餐,也是一种生活哲学。这里的人懂得“欲速则不达”的道理,明白身体健康才是根本。他们愿意为了吃一顿好早餐而早起半小时,愿意为了品味食物而放慢脚步,愿意为了与人交流而延长用餐时间。这种态度,何尝不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尊重?

在如皋早餐店,你能看到长者的智慧、中年人的沉稳、年轻人的活力,也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温情,以及人们对食物的敬畏,对生活的热爱。一餐早饭,吃出了养生,吃出了健康,吃出了长寿,更吃出了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。

## 古镇蒋坝的“魂”

◎祖鹏(南京)

守护着下游万千生灵的安宁。

到了蒋坝镇,一定要去三河闸看看,在古镇游玩结束后,我们便驱车到三河闸水利风景区。三河闸始建于1952年,长度在国内首屈一指,三河闸是一道淮河洪泽湖入江水道的控制闸口,是对淮河极其重要的水利工程。景区门口的铁牛,早已没了当年的姿态,在风中静卧,锈迹斑斑的身上是那段渡湖壮国历史最沉默的注脚。它曾目睹过无数救亡官员焦急的身影,也聆听过无数河工夯土时沉闷的号子。

傍晚时分,最适合走上大坝。一侧是烟波浩渺的洪泽湖,夕阳将万顷碧波染成金红;另一侧是安静的老镇,炊烟袅袅,华灯初上。这一刻,你会明白,蒋坝的迷人之处,正在于这种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日常交织出的独特质感。它不言语,却用一道坝、一条街、一碗鱼汤,讲尽了人与水相依的千年故事,而“坝”亦是古镇蒋坝“魂”之所在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江苏泗洪人,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发表在《扬子晚报》等报刊。

## 往事随风

## 听雨

◎卢耀东(宿迁)

檐上雨声淅淅沥沥,像从远古飘来的梵音,轻轻叩打着窗棂。我独坐窗前,看雨丝在玻璃上蜿蜒流淌,仿佛时光的泪痕。窗外,梧桐叶在雨中翻飞,像极了那些无法安放记忆。雨雾蒙蒙中,这个世界忽然变得如此安静,只剩下雨声在耳畔低语,将我的思绪带回那些被雨水浸透的岁月。

记忆最深处,是那个滂沱的雨季。那年我十六岁,正值青春叛逆的年纪,却在那场雨中突然长大。小村被提前降临的黑暗完全吞噬,家家户门紧闭,唯有我家堂屋里那盏昏黄的灯泡,还在倔强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灯光透过窗纸,在院子上的水洼里投下斑驳的影子,随即又被倾泻的雨幕打得粉碎。

闪电像一条条银蛇,疯狂地撕扯着夜幕。每一声惊雷炸响,奶奶就会发出长长的叹息。母亲坐在我门槛上,目光死死盯着巷口的方向,手中的针线活已停下多时。我和弟弟挤在窗边,看着外面如瀑布般倾泻的雨水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揪着。

“要是中午不让她去就好了……”母亲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。

是啊,要是中午不去就好了。可人生哪有那么多“要是”。记得中午时分,天空只是飘着细密的雨丝,妹妹还笑着说:“这正是虾儿返潮的好时候,我去多捕些,给哥哥们凑够这个月的零花钱。”她利索地穿上雨衣,戴上斗笠,那双明亮的眼睛在雨幕中格外清澈。

第二天天不亮,她就起床生火做饭,脸上挂着比朝阳还要灿烂的笑容。从那以后,她就像个真正的农家女,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洗衣做饭,捕鱼捉虾。她学得很快,不到半年,就已经是村里数得上的好手了。

我家紧邻成子湖,捕虾是重要的生计来源。妹妹很快就掌握了虾的习性,知道什么季节虾最肥美,什么天气虾会返潮。捕到虾,她都会把卖虾的钱分成三份,一份给家里,两份悄悄塞给我和弟弟。每次我要推辞,她总会板起小脸:“哥哥

的财产冲突中遭遇冲击。再如,由于处于各阶段教育形态的家庭都被裹挟到教育“内卷”里,父子、母子因学业等问题造成的矛盾冲突已屡见不鲜,几成一种现象级社会问题。那么,社会演进下的父子关系等亲情问题,如何处理和调谐好,就成为一道现实必答题。而我们的文学,又该在破解这个重要问题中,担当怎样的角色,起到怎样的作用,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,介入、干预并推动问题的解决,都是需要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思考并有所作为的。

我想,努力的方向和目标,至少应该有,描绘包括父子亲情在内的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的挣扎与异化,展现这个进程中的亲情关系创伤,为当代社会提供反思维度。以文学方式、人文视角警醒人们,守望、捍卫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,构建更具温度、更具效度的亲情联结的家庭生态和社会生态。

如皋的早餐,也是一种生活哲学。这里的人懂得“欲速则不达”的道理,明白身体健康才是根本。他们愿意为了吃一顿好早餐而早起半小时,愿意为了品味食物而放慢脚步,愿意为了与人交流而延长用餐时间。这种态度,何尝不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尊重?

在如皋早餐店,你能看到长者的智慧、中年人的沉稳、年轻人的活力,也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温情,以及人们对食物的敬畏,对生活的热爱。一餐早饭,吃出了养生,吃出了健康,吃出了长寿,更吃出了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。

## 古镇蒋坝的“魂”

◎祖鹏(南京)

守护着下游万千生灵的安宁。

到了蒋坝镇,一定要去三河闸看看,在古镇游玩结束后,我们便驱车到三河闸水利风景区。三河闸始建于1952年,长度在国内首屈一指,三河闸是一道淮河洪泽湖入江水道的控制闸口,是对淮河极其重要的水利工程。景区门口的铁牛,早已没了当年的姿态,在风中静卧,锈迹斑斑的身上是那段渡湖壮国历史最沉默的注脚。它曾目睹过无数救亡官员焦急的身影,也聆听过无数河工夯土时沉闷的号子。

傍晚时分,最适合走上大坝。一侧是烟波浩渺的洪泽湖,夕阳将万顷碧波染成金红;另一侧是安静的老镇,炊烟袅袅,华灯初上。这一刻,你会明白,蒋坝的迷人之处,正在于这种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日常交织出的独特质感。它不言语,却用一道坝、一条街、一碗鱼汤,讲尽了人与水相依的千年故事,而“坝”亦是古镇蒋坝“魂”之所在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江苏泗洪人,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发表在《扬子晚报》等报刊。

## 往事随风

## 听雨

◎卢耀东(宿迁)

檐上雨声淅淅沥沥,像从远古飘来的梵音,轻轻叩打着窗棂。我独坐窗前,看雨丝在玻璃上蜿蜒流淌,仿佛时光的泪痕。窗外,梧桐叶在雨中翻飞,像极了那些无法安放记忆。雨雾蒙蒙中,这个世界忽然变得如此安静,只剩下雨声在耳畔低语,将我的思绪带回那些被雨水浸透的岁月。

记忆最深处,是那个滂沱的雨季。那年我十六岁,正值青春叛逆的年纪,却在那场雨中突然长大。小村被提前降临的黑暗完全吞噬,家家户门紧闭,唯有我家堂屋里那盏昏黄的灯泡,还在倔强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灯光透过窗纸,在院子上的水洼里投下斑驳的影子,随即又被倾泻的雨幕打得粉碎。

闪电像一条条银蛇,疯狂地撕扯着夜幕。每一声惊雷炸响,奶奶就会发出长长的叹息。母亲坐在我门槛上,目光死死盯着巷口的方向,手中的针线活已停下多时。我和弟弟挤在窗边,看着外面如瀑布般倾泻的雨水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揪着。

“要是中午不让她去就好了……”母亲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。

是啊,要是中午不去就好了。可人生哪有那么多“要是”。记得中午时分,天空只是飘着细密的雨丝,妹妹还笑着说:“这正是虾儿返潮的好时候,我去多捕些,给哥哥们凑够这个月的零花钱。”她利索地穿上雨衣,戴上斗笠,那双明亮的眼睛在雨幕中格外清澈。

第二天天不亮,她就起床生火做饭,脸上挂着比朝阳还要灿烂的笑容。从那以后,她就像个真正的农家女,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洗衣做饭,捕鱼捉虾。她学得很快,不到半年,就已经是村里数得上的好手了。

我家紧邻成子湖,捕虾是重要的生计来源。妹妹很快就掌握了虾的习性,知道什么季节虾最肥美,什么天气虾会返潮。捕到虾,她都会把卖虾的钱分成三份,一份给家里,两份悄悄塞给我和弟弟。每次我要推辞,她总会板起小脸:“哥哥

的财产冲突中遭遇冲击。再如,由于处于各阶段教育形态的家庭都被裹挟到教育“内卷”里,父子、母子因学业等问题造成的矛盾冲突已屡见不鲜,几成一种现象级社会问题。那么,社会演进下的父子关系等亲情问题,如何处理和调谐好,就成为一道现实必答题。而我们的文学,又该在破解这个重要问题中,担当怎样的角色,起到怎样的作用,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,介入、干预并推动问题的解决,都是需要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思考并有所作为的。

我想,努力的方向和目标,至少应该有,描绘包括父子亲情在内的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的挣扎与异化,展现这个进程中的亲情关系创伤,为当代社会提供反思维度。以文学方式、人文视角警醒人们,守望、捍卫现代化、城市化中的亲情关系,构建更具温度、更具效度的亲情联结的家庭生态和社会生态。

如皋的早餐,也是一种生活哲学。这里的人懂得“欲速则不达”的道理,明白身体健康才是根本。他们愿意为了吃一顿好早餐而早起半小时,愿意为了品味食物而放慢脚步,愿意为了与人交流而延长用餐时间。这种态度,何尝不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尊重?

在如皋早餐店,你能看到长者的智慧、中年人的沉稳、年轻人的活力,也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温情,以及人们对食物的敬畏,对生活的热爱。一餐早饭,吃出了养生,吃出了健康,吃出了长寿,更吃出了一种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。

## 古镇蒋坝的“魂”

◎祖鹏(南京)

守护着下游万千生灵的安宁。

到了蒋坝镇,一定要去三河闸看看,在古镇游玩结束后,我们便驱车到三河闸水利风景区。三河闸始建于1952年,长度在国内首屈一指,三河闸是一道淮河洪泽湖入江水道的控制闸口,是对淮河极其重要的水利工程。景区门口的铁牛,早已没了当年的姿态,在风中静卧,锈迹斑斑的身上是那段渡湖壮国历史最沉默的注脚。它曾目睹过无数救亡官员焦急的身影,也聆听过无数河工夯土时沉闷的号子。

傍晚时分,最适合走上大坝。一侧是烟波浩渺的洪泽湖,夕阳将万顷碧波染成金红;另一侧是安静的老镇,炊烟袅袅,华灯初上。这一刻,你会明白,蒋坝的迷人之处,正在于这种厚重的历史与鲜活的日常交织出的独特质感。它不言语,却用一道坝、一条街、一碗鱼汤,讲尽了人与水相依的千年故事,而“坝”亦是古镇蒋坝“魂”之所在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江苏泗洪人,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发表在《扬子晚报》等报刊。

## 往事随风

## 听雨

◎卢耀东(宿迁)

檐上雨声淅淅沥沥,像从远古飘来的梵音,轻轻叩打着窗棂。我独坐窗前,看雨丝在玻璃上蜿蜒流淌,仿佛时光的泪痕。窗外,梧桐叶在雨中翻飞,像极了那些无法安放记忆。雨雾蒙蒙中,这个世界忽然变得如此安静,只剩下雨声在耳畔低语,将我的思绪带回那些被雨水浸透的岁月。

记忆最深处,是那个滂沱的雨季。那年我十六岁,正值青春叛逆的年纪,却在那场雨中突然长大。小村被提前降临的黑暗完全吞噬,家家户门紧闭,唯有我家堂屋里那盏昏黄的灯泡,还在倔强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灯光透过窗纸,在院子上的水洼里投下斑驳的影子,随即又被倾泻的雨幕打得粉碎。

闪电像一条条银蛇,疯狂地撕扯着夜幕。每一声惊雷炸响,奶奶就会发出长长的叹息。母亲坐在我门槛上,目光死死盯着巷口的方向,手中的针线活已停下多时。我和弟弟挤在窗边,看着外面如瀑布般倾泻的雨水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紧紧揪着。

“要是中午不让她去就好了……”母亲喃喃自语,声音轻得几乎被雨声淹没。

是啊,要是中午不去就好了。可人生哪有那么多“要是”。记得中午时分,天空只是飘着细密的雨丝,妹妹还笑着说:“这正是虾儿返潮的好时候,我去多捕些,给哥哥们凑够这个月的零花钱。”她利索地穿上雨衣,戴上斗笠,那双明亮的眼睛在雨幕中格外清澈。

第二天天不亮,她就起床生火做饭,脸上挂着比朝阳还要灿烂的笑容。从那以后,她就像个真正的农家女,跟着父母下地干活,洗衣做饭,捕鱼捉虾。她学得很快,不到半年,就已经是村里数得上的好手了。

我家紧邻成子湖,捕虾是重要的生计来源。妹妹很快就掌握了虾的习性,知道什么季节虾最肥美,什么天气虾会返潮。捕到虾,她都会把卖虾的钱分成三份,一份给家里,两份悄悄塞给我和弟弟。每次我要推辞,她总会板起小脸:“哥哥

的财产冲突中遭遇冲击。再如,由于处于各阶段教育形态的家庭都被裹挟到教育“内卷”里,父子、母子因学业等问题造成的矛盾冲突已屡见不鲜,几成一种现象级社会问题。那么,社会演进下的父子关系等亲情问题,如何处理和调谐好,就成为一道现实必答题。而我们的文学,又该在破解这个重要问题中,担当怎样的角色,起到怎样的作用,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,介入、干预并推动问题的解决,都是需要每一位文学创作者思考并有所作为的。